

环境伦理教育:生态教学及实践探索

张彭松

(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环境伦理教育不仅是理论知识的传授,更具有实践导向,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体现生态教学的基本特点。对于环境伦理教育而言,应通过融渗式伦理教学、隐性课程开发、社会资源的利用等多层面,推动和促进生态教学的实践探索。

[关键词]环境伦理教育;生态教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 B82-0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597(2014)01-0034-05

环境伦理教育要从培养每个人的合理生活习惯着手,养成保护自然环境的良好习惯和道德风尚,改变现代人的一些生活方式,如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防止环境污染和破坏。高校对大学生开展环境伦理教育是我国目前解决环境问题的客观要求,有利于全面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笔者在高校从事环境伦理教育教学工作,曾经沿用传统知识化的教学方式,梳理环境伦理的发展脉络、逻辑体系、理论思辨等方式,却很难体现环境伦理教育的自身特点,其中原因在于忽视了环境伦理教育所具有的鲜明的实践向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环境伦理较理论伦理学是一种新型伦理学思想,它把伦理学的世界观从人与人之间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使人承担起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这决定了环境伦理教育应该超越知识教学方式,关注实践性的生态教学方式,真正实现环境教育内容与教学方式的内在统一。

一、环境伦理教育的实践导向

环境伦理教育是对公民进行有关环境的德行、人格、良心养成的教育;它借助各种教育手段,通过

一定方式、方法和途径,由教育者把环境伦理理论系统地传授给受教育者。其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环境伦理观,掌握丰富的环境保护知识和技能,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一般来讲,环境伦理教育过程通常是由环境伦理认知、环境伦理感情、环境伦理意志和环境伦理实践四个环节构成。具体说,环境伦理教育的理论基础转化模式是“从知识到态度再到行为”,即通过环境伦理知识的不断增加改变人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和态度,进而产生负责任的环境道德行为和实践。

实际存在的环境伦理教育大都偏重于环境保护知识、技能的传授,却忽视对环境态度、环境责任以及环境伦理的情感体验教育。其一,环境伦理教育过于突出现代人类生活空间的狭义环境,而漠视整个生态的广义环境,并未培养学生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感、义务感。其二,环境伦理教育手段单一,仅限于教育者在课堂上反复强调保护环境的重要性,缺乏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使生态教育缺乏应有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其三,环境伦理教育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太差,没有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进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教育效果欠佳。

究其原因,环境伦理虽然被划归为应用伦理,但

[收稿日期] 2013-11-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乌托邦视角下人与自然伦理关系建构研究”(13CZX07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教父哲学与古希腊哲学关系研究”(12BZX05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现代性视域下的康德道德哲学研究”(12YJC720032)

[作者简介] 张彭松(1974—),男,黑龙江同江人,黑龙江大学教授,哲学博士,主要科研方向为道德乌托邦理论、西方伦理学与应用伦理研究。

尚未体现应用伦理的特性,在环境伦理教育中仍然沿用理论伦理学的教育方式,“较集中于道德形而上学、道德逻辑学、道德语义学、道德认识论以及整体性普遍道德规范体系的研究。应用伦理学则以直接研究具体的、有争议的道德应用问题为其根本特征”。^[13]因此,环境伦理教育不仅应向受教育者传授、灌输环境伦理知识和一定的生态知识,更应该注重环境伦理感情、环境伦理意志和环境伦理实践等重要环节在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研究中的作用;它还应在关注现实环境危机基础上,不断寻求在理论深度和问题广度上的深入探索与拓展,逐步摆脱伦理思维的抽象性,从人与人伦理关系的形式合理性转向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实质合理性,并通过社会教育和文化宣传等手段转化成人们实际的生存意识与行动理念。

将环境伦理教育落到实处,使人与自然伦理关系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每个人自觉地保护自然环境,是教育工作者的终极目标和神圣使命。其实,这就是如何从环境伦理教育的道德认知转化为生态价值意识、情感、信念等一系列人类主体内省的反思过程。道德认知属于理性思考层面,能提供辨别真假的知識,发现观念与观念之间、观念与事实存在是否符合,却不能直接产生人们的具体行为或情感。如休谟所说:“我们只要承认、理性对于我们的情感和行为没有影响,那么我们如果妄称道德只是被理性的推论所发现的,那完全是白费的。”^{[2]497}相反,没有道德情感的桥梁与催化作用,理性就无法过渡到意志,因而也无法使意志正确抉择,以推动行为的发生。对于环境伦理教育而言,知识教育是必要的,但不充分,只有结合环境伦理情感和环境伦理意志等实践向度,环境伦理的知识教育才能有效。环境伦理教育的发展告诉我们,在对待自然环境的道德态度上,单纯靠道德理性是难以完全让人信服的,人们环境伦理观的确立更多是靠观察的、情感的、体悟的。像卢风教授所指出的:“如果我们能像梭罗、缪尔、利奥波德等人那样,经常走向大自然,我们便能发现自然造化的神奇,并会发现人工制造实在不可与自然造化相比拟,从而顿生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3]环境伦理情感教育鼓励和帮助人们去观察、体悟自然,唤醒和激发人们热爱自然、关怀自然,乃至敬畏自然的情感,这无疑将会改变人们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和行为。环境伦理意志教育批评傲慢的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沙文主义,主张对

人类欲望加以限制和约束,为道德意志的培养提供自我节制、自我约束的价值观念。

由此看来,环境伦理教育与其说对受教育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不如说教育者自身首先应该具有道德实践能力,才能更好体现在教学中。试想,教育者如果只是具有环境伦理知识,却没有对自然情感的体验以及“生态化”生活方式,那么教学方式生态化是否有可能?生态课堂是否能建立?受教育者对道德观念是否具有可信度?“简言之,环境伦理教育在人与自然关系科学知识和道德知识的传授、人对自然情感的培养、人们践行环境伦理的道德意志三方面,都为个体实践环境伦理提供了基本素质和前提。”^[4]对于环境保护实践来说,道德情感和意志更为重要。俗话说,“打铁先得自身硬”,“正人先正己”。作为环境伦理的教育者,我们只有做到知行合一,使生活方式和教学方式生态化,才能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起到有效的道德垂范作用。

二、从知识教学拓展到生态教学

环境伦理教育的实践导向决定了其教学方式必须由知识教学转向生态教学,才能真正体现环境伦理作为应用伦理学科的特点,其道德教育的基本理念应该是关注现实,重视实践。不可否认,知识教学为环境伦理教育提供了系统的专业性的环境伦理思想史、逻辑演进、概念分析等知识,但对于个体实践环境伦理却很难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还不能完全促成教育目标的实现。因为知识教学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亦存在自身的理论限度。

我们知道,知识教学是支撑和推动西方教育几百年急剧变革、不断发展的基本元素,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常量。与西方教育整体进程相一致的是,我国的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知识教学取得了很大的社会效益和诸多的文化成就。然而,我国文化缺少科学发生、发展、拓展与成熟的内在过程,使得知识教学在急速切入现代学校教育的同时,最终却因内在不足而导致形式与结果的偏差。知识教学趋于泛化而步入制度化、技能化、程式化等各种误区,逐渐走向漠视知识神韵的工具技术主义,以及应对考试、获取分数、谋取职业的功利实用主义。从知识的源头来分析,知识教学只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传统教学中过分重视知识教学,甚至以知识教学替代对学生进行的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的

教育,缺少了知识与每个独特生命世界的内在联系。

实际上,从知识本身来看,其不应只是被视为控制或驾驭的工具或手段。我们应该尊重知识本然的生态属性,即任何一种知识的产生、发展直到形成一种体系,都离不开自然环境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知识最本真的意义在于我们在对知识的追寻中体认生命的意义或生态的意蕴。鉴于此,环境伦理教育中的知识教学只能反映环境伦理认知,却无法实现人对自然环境的体认和保护环境的内在精神动力。生态教学延伸或拓展了知识教学的边界,力图体现出环境伦理感情、环境伦理意志和环境伦理实践,限制和约束现代人 not 合理的欲求,为道德情感意志的培养提供自我节制的观念。

生态教学运用生态学原理,以生态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研究教学的系统观、教学的过程观、教学的差异观、教学的互动观、教学情景的重要性以及教学内容的完整、和谐,教学双方的民主平等思想。目前,生态教学已应用于生物学、数学、化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而它的产生却与环境伦理教育存在内在关联。甚至可以说,生态教学内在于环境伦理教育中。因此,环境伦理教育不能依靠知识教学范式,无论是理论的传授还是实践的指导都不会有成效。

生态学的世界观是一种整体有机论,将世界看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社会和自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和谐统一体。生态世界观认为,“现实中的一切单位都是内在地联系着的,所有单位和个体都是由关系构成的”^{[5]151}。立足于生态学原理,生态教学在传授知识的基础上,把教学看成一个生态式系统、动态发展的过程和具体的情景。其一,生态教学的和谐性。生态教学重视尊重生命和学生的个性,使人身心理健康,帮助学生找到与自己真正产生情感共鸣的知识,并用心去理解和体验这些知识,从而达到合理地关怀、追求和实践生活意义,创造和体验生命价值这一具有终极意义的教学目标。其二,生态教学的整体性。教学由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事件等子系统组成,同时在宏观上可以将教学放在大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考察。不论是微观还是宏观,都离不开教学这个整体系统。其三,生态教学的自组织性。自组织性生态教学不受外部指令的影响,单个因子自我拉动、自我发展和各个因子间互动互生逐渐走向生态有序。

对于环境伦理教育而言,生态教学是其自身应该具有的教育方式。对于生态教学主要有三种理

解: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发展起来的教学及其理论;有关于生态学理论的教学,即教学内容是有关生态环境问题方面的理论知识,如环境保护、环境伦理、环境教育等课程;为了实践生态主义而发展起来的教学。可见,环境伦理教育与生态教学有内在关联,没有生态教学的环境伦理教育,只能是单纯的知识教育。教育的目的不光是传授知识,而在于改变人的思想、观念与行为。环境伦理教育的目的即在于转变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傲慢态度和掠夺控制思维,其终极意义在于使这种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的态度和思想落实到日常生活及工作中,充分发挥环境伦理教育的实践导向作用。环境伦理教育的生态教学过程正是围绕这一目标,作出多方位、多视角的探索和努力,具体说就是:学术交流突显环境伦理的实践主题;课题研究指向环境保护的实践应用;课堂教学援引人类中心与自然中心理论冲突的实践案例;户外活动参与接触大自然的实践体验。

三、环境伦理教育视域中生态教学的实践探索

运用生态学理论来研究教学问题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教学具有连接各组成部分的信息,包括言传知识和隐性知识,如果没有知识和信息的传递,没有建立在其基础上的互动,整个课堂便成为无本之木、无水之源。其次,教学过程中,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教师和学生可以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来描述。知识并不是完全由教师“创造”的,确切地说,它仅仅是教师“加工”的。真正的生产者是人类社会本身。因此,教师也是知识的消费者,但与学生相比,却又是信息的加工者和积极建构的指导者。学生站在接受知识的角度,可以理解为消费者。再次,在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流动的,二者互依互存,在自然状态下是共生共存的。在教学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基于以上考虑,对于环境伦理教育而言,生态教学方式可以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融渗式伦理教学。由于受知识教学的长期影响,环境伦理教育以灌输和说教居多,学生所获得的知识多为通过老师的“描述”而被动接受,少有主动参与创造。融渗式伦理教学在生态教学的理念指导下使老师和学生共同分析和面对伦理难题及道德悖论等问题,作出合宜的伦理判断与决策。其重点在道德实践,因为,当代伦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

点是从理论建构向现实情境转变。^[6]因此,融渗式伦理教学体现了生态教学的基本特点,不仅关注于理论知识的传授,更关注伦理践行与道德实践。比如,面对人的利益与动植物之间的冲突、人的权利与自然的权利等问题,既需要生态学知识的引导,也需要环境伦理的价值判断,在具体的情境中考验人的生态智慧。在环境教育的教学过程中,生态智慧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摆脱传统主客二分的知识教学模式中,教师应充分发挥主体间的力量,建立一个与学生共同对话、互相尊重的合作平台,为他们享受和行使这种权利创造条件。比如尊重学生所学专业,联系全球化的现代性价值以及现代人的社会生活,恰当切入环境伦理的相关性,避免教师先入为主的观念。跨学科课程模式的建立可以避免环境伦理教育与环境科学、实践的割裂,避免自然科学研究的实践者不懂环境伦理、懂环境伦理教育的人不是实践者这样一种尴尬境地,培养兼具环境伦理良知和环境技能统一的实践者。

第二,注重隐性课程开发,为加强学生环境伦理实践的主体性意识提供经验。隐性课程是环境伦理教育中生态教学过程的必要环节,有利于消除大学生的抵触情绪或逆反心理,有利于增强环境伦理教育的实际效果,易于调动大学生的情感意志和心理状态,完成环境伦理教育思想和理论的熏陶。

首先,强化教育者自身环境意识、观念或修养,在传授生态知识的显性教育中渗透让“生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隐性教育。教师示范是生态教学中的有形载体。教育者的环境伦理意识、行为乃至生活方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大学生的环境伦理观念和价值观的养成。因此,作为环境伦理的教育者,在生态教学中必须以身作则,切实加强环境意识修养,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思想融入生态教学的育人过程中。教师的生活方式应该贴近生态价值观,身体力行地做环境保护的实践者,这会无形地影响和激发学生对环境伦理的浓厚兴趣,自觉地将伦理知识转化成自己生活的一个向度。从严格意义上说,环境伦理教育教学工作者应是环境保护主义者,其传达的生态价值观及相应的生活方式会潜移默化地融入学生的情感世界,唤醒学生的生态潜意识。

其次,建设“绿色校园”,倡导生态的人文价值。生态校园是环境伦理教育的无形载体,是生态教学的内在延伸和实践基地,其价值不仅仅在于满足环境基本使用功能,更重要的是提升学生的道德素质

教育。校园生态教育是在校园这个特定环境里,教师倡导并组织学生创造外部的校园生态环境,同时建立内在的生态教育理念,以生态学为科学依据,传播生态知识和生态文化,培育学生的生态意识及生态素养。这样,校园环境就真正成为环境伦理教育的无形载体。

再次,利用大众传媒塑造良好的环境伦理教育氛围。大众传媒通过点到面的形式,在全社会形成了良好的环境伦理教育氛围,使从众心理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从而将道德的自律和他律有机结合。例如,在生态教学中,在课堂上放映适合环境保护题材的影片,诸如《熊的故事》、《迷雾中的大猩猩》、《虎兄虎弟》、《永不放弃》等。其中,《迷雾中的大猩猩》改编自真人真事,叙述毕生致力于保护黑猩猩的女生态学家黛安佛西的故事,典型反映了环境伦理中人与自然休戚与共的共生关系。在观赏环保影片之后,在生态教学方式的基础上,教师可针对影片中的思想内容采取“讨论式教学”,使学生能够独立自主地思考、分析和讨论。生态教学与讨论式教学的结合,避免价值观的预设,展开开放式的主题,从多维度思考影片的主题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形成思想的火花。另外,在生态教学中,教师还可以分析和探讨生态公益广告独有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如姚明拍摄的拒绝消费鱼翅的公益广告“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保护生态价值不能完全依赖于国家、政府、企业等社会组织机构,归根结底需要每个人生态价值观的改变和主体权利的自觉维护。

最后,开展课外活动,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环境伦理教育的课外活动是学生在教师教学实践中学习和践行环境伦理的有效方式。在开展环境伦理教育的课外活动时特别注重学校与社区、政府机构、尤其是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如环保志愿者协会),充分利用和整合各种社会资源。这既有利于学生在环保组织中积极参与环保宣传,力行低碳环保理念,全面理解和运用环境伦理思想,又有利于环保组织实现环境伦理教育的生态教学与实践功能。比如,在环境伦理知识的指引下,教师在课外活动中对大学生家庭生活和休闲实践中提出绿色消费、节俭消费的要求,使大家力所能及地为环境保护作出应有的努力。或者,突出环境的主题教育,系统地、有计划地组织教学,主题教育的主讲人可以是教授、社会知名人士,也可以邀请环境保护组织的参与者,开展环境伦理方面的专题讲座内容。这不仅是对生态课

堂教学的有利补充,而且对大学生环境伦理素质的培养及整个校园环境优化起重要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 卢风. 应用伦理学:现代生活方式的哲学反思[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 [2] [英]休谟. 人性论:下册[M]. 关文运,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 [3] 卢风. 论“苏格拉底式智慧”[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3(1).
- [4] 王国聘,李亮. 环境伦理教育走向实践——我国的探索及国外经验[J]. 环境教育,2009(10).
- [5] [美]格里芬. 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再现[M]. 马季方,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 [6] 段新明. 工程伦理教育的三个价值向度[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3).

Environmental Ethics Education; Ecological I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ZHANG Peng-so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Environmental ethics education is not only impart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but also providing practical guidanc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cological instruction will be reflected from the specific teaching activities. For environmental ethics education, promoting and improving the teaching of ecological practice exploration need multiple efforts, such as integrating infiltration ethics teaching, hidde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the use of social resources, etc.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ethics education; ecological instruction; practice

[责任编辑 李长成]